

HUANGSHIYINGWENJI

八面来风



黄世英文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人面来风



黄世英文集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会消亡的

——《黄世英电影剧作选》序

谢铁骊

1993年秋，我率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8届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时与世英同志相识，他是这次中国电影家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给我的初始印象：热情、爽朗、忠厚，是个典型的关东汉子。

他早期是从事戏剧创作的，从70年末开始转为影视创作。20多年表，他创作出26部电影剧本已分别发表、出版与拍摄。有的作品已分别获得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单项奖、夏衍电影文学奖。这本集子里选编了他的部分获奖作品：山野三部曲（《胡杨》《男儿要远行》《世界屋脊的太阳》）与都市四重奏（《归国留学生》《中国人》《心桥》《特区市府内参》）。

他是一位从大山里走出的作家，曾在勘探队工作20多年，当过物理探矿工程师、工人、干部。他的生活可谓丰厚，可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每年仍然坚持抽出2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到生活里“淘金”。生活给予了他创作冲动与激情，他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他的每部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他从事专业创作后，创作的主攻方向定位在工业题材与现实题材。他的作品里的人物既不是社会上那些功成名就的成功者，也不是那些生活中的边缘人物，而是致力于写那些为国家与民族默默耕耘的普通人。他的山野三部曲，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熟悉的地质队员，热切地关注当代地矿生活和矿业逐矿而迁创建文明而又告别文明的“悲剧”精神作为创作的母题，写尽普通地质队员的悲欢

离合，人性百态。荒煤生前曾赞扬他的电影创作是“深挖反映工矿战线题材的这个岩层，从无限丰富的矿藏中挖掘出许多正在并已经为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现代人——中国人、民族魂！”。他反映现实生活，把目光投到最能具象反映改革大潮特色的现代工业这一生存试验场和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认同或借鉴上来，以期利用电影这个大众最喜欢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多层次地揭示当代人在变革不断加剧的时代中的各种心态和对新世纪的憧憬。

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成功的作家都是写自己身边的、感受最深的生活。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出困境，还是要在反映现实题材，在反映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方面闯出一条新路来，开拓电影艺术的新境界。

世英同志酷爱电影，爱到迷狂的程度，爱到以自己的鲜血去浇灌培育电影这株艺术之花。特别是在电影陷入低谷时，他还至诚地坚守在电影文学创作这块圣地上。他多次拒绝境内外书商的“金钱诱惑”，甘于寂寞地坚持电影文学创作，每年都写出2至3部电影剧本，每年几乎都有一部影视作品搬上银（屏）幕。他的主管领导曾赞誉他是实行365天工作制的作家，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电影文学创作上。有篇关于他在炎热的夏天坚持创作的报导，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他因心急火燎地创作这部剧本出了一身痱子，最后削发如僧，竟毁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长发。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和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千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膊，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那么原始。为了民族的电影事业，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头双角冲天的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奋力耕耘，默默地开拓……”他这种执著的敬业精神，多么令人感动与敬佩。

近些年来，面对商业大潮、商品文化的冲击，许多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陷入困境，电影编剧队伍渐成瓦解之势。尽管电

影目前全球性的陷入困境，但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是不会消亡的，正如大海有潮涨潮落，文化滑坡的现状也不会总这样滑下去。我国得天独厚地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市场，但中国电影振兴，首先要创作出一批好的剧本，需要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剧作家。有文化前瞻性的电影剧作家，不要把目光过多地去关注那些历史的微尘，应像罗曼·罗兰曾说过的那样，“要反映时代的激动”，以自己优秀的作品去迎接中国电影的再度辉煌。

我期望黄世英同志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1998年春节于北京

目录

巴东	《西藏往事》	1
巴东	《八面来风》	35
巴东	《特区轶闻》	205
巴东	《致命危机》	291
巴东	《五个孩子与一条狗》	381

西藏往事

巍峨的雪山冰峰，穿破茫茫云海，像一群银色的岛屿。

雪山上，盛开着一片洁白的雪莲花。

云海下，传来若隐若无具有浓郁藏族情调的民歌：

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神湖。

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

云雾消散，碧玉般的拉错湖湖面上倒映出一座巨大的寺院。湖畔草地上遍布繁星似的牛羊。

拉错寺依山而筑，院落重叠，主殿拔地而起。金顶闪光，香烟缭绕。

湖畔土路，尘土纷扬，马蹄飞奔。一队握着腰刀、铁棒，背着叉子枪的喇嘛马队奔向拉错寺。

马队前穿着紫红色袈裟虎背熊腰的副经师强巴（40岁）来到山下石阶前勒马跳下，疾步拾级而上。

寺院石阶前，身材颇长，清癯瘦弱的经师土登（45岁）从寺庙里迎出，关切地：“老堪布呢？”

强巴悲愤地：“他……他带领我们刚冲进拉萨，就被噶厦军队的暗箭射……”

土登急切地：“活佛可有新的消息？”

“我们攻进拉萨包围了噶厦，噶厦提出，只要我们撤出拉萨，他们就

护送白玛活佛回寺院……”强巴停住话头，远处传来鼓乐声。

土登抬头望着远方，眼睛泛出惊喜的神色。

雪山顶，一队人马抬着红顶大轿，擎着伞盖向拉错寺走来。

土登：“噶厦还真说话算数！看，他们把活佛送回来了。”

强巴惊疑不解地凝视着。

土登转忧为喜地：“好！准备迎接。”

长号、皮鼓、铜钹等鼓乐齐鸣。

八个喇嘛抬过红氍毹，从甬道直铺向大经堂。

护送的藏军抬轿来到大殿前庭，鼓乐喧天。

土登上前撩开轿帘，两眼顿时现出震惊的目光。

大轿里，拉错·白玛活佛双目紧闭昏迷地瘫倒在轿内。

强巴上前扶起白玛：“活佛，活佛……”

穿着红色袈裟的白玛活佛（18岁）微微地睁开双眼，望着众人，有气无力地：“佛门弟子要严守教义，昭天理以正良心。内地和我们西藏，在宗教上、地理上、历史上，都无法隔绝。大昭寺公主柳还在、甥舅会盟碑还在，岂能视而不顾。1904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后，军事赔款，概由朝廷大皇帝代付，所以不啻是全中国的钱赎回了西藏的身。我们红教世代蒙受朝廷恩泽，万万不能……”

“活佛！活佛！”众喇嘛惊呼。

白玛七窍流血瘫倒在红氍毹上。

强巴两眼喷火地站起，夺过身边铁棒喇嘛手中铁棒，将一位护送轿官一棒击倒，护送的官兵惶恐奔逃。

“这些魔鬼毒死了我们活佛，”强巴举起铁棒怒吼地，“走！攻进拉萨，踏平噶厦。”

泪流满面的喇嘛们跟着强巴冲出寺院山门。

土登追至山门前拽住强巴，劝解地：“忍耐吧，忍耐是佛门的根本。活佛圆寂了，我们该超度静体早日转生。”

强巴摔掉手中铁棒，长叹一声双手捧着头蹲到石阶上。

法座前烟雾缭绕，摆满了酥油灯和各种供品。白玛穿着龙古神服坐在法座上。

土登把一块红巾蒙在白玛脸上。强巴虔诚地捧着一条东加哈达献给白玛活佛遗体。

大经堂，土登带领僧众念《拉曲德当永理》经，进行超度。

铁棒大喇嘛跑进经堂通报：“噶厦治丧全权代表——索朗噶伦到！”

穿着清朝臣服瘦高的索朗噶伦带着卫兵闯进大经堂掏出羊皮文告：“第11世白玛活佛功果圆满了，这是菩萨的旨意。噶厦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向全藏散发白玛圆寂文告，所有黄教、红教、白教、黑教、花教寺院，一律要集合僧众诵经，祈祷活佛静体早日转生。噶厦决定白玛活佛圣体开放七天给各界僧俗祭悼，望敬献金银珠宝，以塑铸雕像，建造灵塔，供僧俗群众献礼供奉。在活佛未转世及转世后未登座期间，由经师大堪布土登代理主持教务。土登自幼灵异昭著，智慧过人，经噶厦於佛陀像前占卜，最为吉祥。”

土登施大礼拜谢，接过索朗从案台拿过的三颗印玺。

寺院外，跪满悲痛欲绝等待祭悼的民众。

法座前，土登陪同索朗献上千盏酥油灯。

官兵、贵族以及来自西藏各地区、各寺庙、各宗、各溪卡的代表，缓缓走进大经堂在向遗体献上东加哈达后，又把自己带来的金银珠宝倾囊倒进法座前的大铜锅里。

拉错寺明灯蜡烛，僧俗百姓哀号涕零地走进大经堂。

灵塔殿里，灯火通明。强巴带领喇嘛日夜兼程地修造储藏白玛圣体的灵塔。

大殿里，佛像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喇嘛们抬着新塑的白玛雕像，从释迦牟尼、莲花生祖师、无量光佛三尊巨大佛像前走过，来到白玛佛堂。

土登指挥喇嘛把新塑的白玛神像安放在九世白玛神像旁。

大经堂。土登双目微闭转动佛珠诵经。听到脚步声睁开眼睛，见强巴走进来。

强巴：“大堪布，白玛活佛圆寂已经八年了，全寺僧全都在议论应尽快选出第十世转世灵童，迎请到寺院里供养。”

小经堂。各扎仓堪布会议。

一个扎仓老堪布：“愚牛已寻找到转世灵童，她投生在澎波地区，房名叫‘雪玛’的一个女孩，黑发广额，头上有几根白发……”

另一个扎仓中年堪布急不可待地站起：“在温泉地区，房名叫‘长洛’的一个女孩……”

铁棒大喇嘛进来通报：“来了一个喇嘛，自称刚从国外归来，要拜见大堪布。”

土登：“快请进来！”

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喇嘛，那张憨厚的脸，给人一种安全与信赖之感。那双聪慧的目光里隐隐透出几分狡黠。

“阿贡啦，回来得这么快，简直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土登给各扎仓堪布介绍地，“这就是我常说过的那位群佩降神，多次翻过雪山到释迦牟尼佛陀圣地学经访圣。”

群佩双手合十向各扎仓堪布致意：“扎西德勒！”

各扎仓堪布合十还礼。

群佩从怀里掏出封信札恭敬地送到土登面前。

“继续说吧。”土登接过信札翻阅。

中年堪布拾起话头：“那个女孩，灵异卓著，从小见僧咿呀欲语，这是真正的转世灵童。”

一个扎仓青年堪布站起，急切地：“在藏北草原奇林湖畔一个牧主家里，他的女孩出生时正是活佛跌坐圆寂时刻，这才是真正的转世灵童，请大堪布派高僧前去访认。”

各扎仓堪布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既然如此，就金瓶抽签！”

强巴：“大堪布，你看这……”

土登把信揣到怀里认真地：“寻找到真正的转世灵童，这会使佛门增辉，法轮常转。我看还是沿袭旧法，请群佩降神来降神观海，传谕天神的旨意吧。”

神湖畔。巨大带柄的皮鼓，一排被人抬着的长号，铃杵、鼓号与诵经声齐鸣。

群佩在这举行降神观海。跳神喇嘛穿着花彩衣，戴着骷髅、牛头、鬼脸等各种面具，随着鼓钹节奏翩翩起舞。

穿着法衣的群佩抖肩、旋转、大跳后，浑身顿时像风中抖瑟的树叶，像唱藏戏似的：“群佩降神蒙受上天之托，将上天旨意传谕众生。白玛活佛圣洁静体已经转世。”

土登惊喜地：“请问降神，投生何方？”

群佩：“活佛当年跌坐圆寂东北方向，瑞气升腾。”

土登：“投生已有几年？”

群佩：“灵童时值八岁。”

土登：“有何征候？”

群佩：“那需观海显影方能知晓。”

土登呼唤湖畔捧着五色哈达、宝瓶、药料的喇嘛上前敬献。群佩接过诸物喃喃诵经，舞步蹒跚跳到湖边，将手中诸物抛向湖中。

湖畔，数不清席地而坐的喇嘛，闭目合十地诵经祈祷。

群佩步上观影台，凝望湖心突然合十惊喜地：“感谢神灵指引！”

土登：“灵童转生村庄特点……”

群佩：“圣洁的雪山下有座溪卡，门前古柳成行，灵童身着红黄两色神服，手握藏刀英武不凡，快派大德高僧寻访。”

湖畔诵经的老喇嘛偷偷睁开眼睛向湖面窥视，极力搜捕神影，一无所见疑惑不解地摇头。群佩虔诚地向湖心鞠躬合十。

强巴骑着马从雾霭蒙蒙的黎明到晚霞似锦的黄昏，涉过溪流，翻过沙丘，穿过村落，在那鲜花盛开的草原上行进。

小溪边。强巴捧水欲饮，抬头发现前边一个头上盘着小辫子，穿着红黄两色衣报，手里握把藏刀的孩子。他急忙站起，追至孩子跟前，发现原来是个男孩，自己苦笑地摇着头。小男子惊惑不解地做个鬼脸，转身撒腿跑向溪卡。

强巴翻身上马，挥鞭朝草原尽头的雪山下村落，纵马奔去。

雪山下的索朗溪卡。

强巴站在街头张望辨认：“我们怎么走到这里来了？这好像是索朗噶伦的溪卡。”

“也许是神的旨意，”群佩指着街边一棵大柳树，“看！那行古柳多像观海看到的。”

群佩与强巴来到古柳前，不见一个孩子身影，只见路边大墙下一个女仆诡秘地闪进漆红的大门里。

强巴疑惑地四周观望，突然听到头上“嗖”的一声，喇嘛帽子飞落地上。强巴正要俯身拾起，树冠里传出小男孩顽皮的戏笑声：“嘻嘻……快过来看呀！白玛啦，你甩的多准哪！”

群佩拣起帽子递给强巴，吃惊地发现帽子上插着一把藏刀。强巴

面带愠色地拔出刀子掷于地上，一抬头发现树上跳下一个年约八岁，聪慧秀美身着红黄两色衣服的小女孩。

小女孩吃惊地望着强巴愠色的脸，低头看看脚下的藏刀与刺破的帽子，慌忙双手合十施礼道歉。

群佩惊喜地：“强巴经师，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呢！”

强巴转怒为喜：“飞刀相迎，这乃是缘分啊！”

强巴从上到下地打量着白玛，白玛被端详得惶恐了。树上的小男孩洛桑，从树上跳下，趁强巴从怀里掏东西时，拽着白玛就跑。

群佩摊开大手挡住两个孩子去路，强巴掏出镶着银耳石的藏刀混杂于其它东西之间，微笑地挥手呼唤白玛选认。

白玛被群佩推到哈达前，她好奇地看了看，便伸手抓起镶着松耳石的藏刀，拨开刀鞘丢在哈达上。她站起来把刀在手中掂了掂，照着古柳上部树干甩去，刀子不偏不倚，扎在挂在树干上箭靶的靶心。靶心周围已扎着七八把飞刀。

强巴欢喜若狂地上前抱起白玛高高举过头顶，背后突然传来邀请声。

“不知两位大喇嘛驾临，有失远迎迓，望多多见谅。”

强巴放下白玛，回身发现跟前刚才躲闪进门里的女仆带领一对衣装华贵的中年夫妇来到跟前。

“我叫占堆，是索朗噶伦溪卡的大管家，这是我的妻子旺姆。”占堆自我介绍地说。

“阿妈啦！”白玛喊着扑到旺姆怀里。

强巴：“你们就是孩子的父母？祝贺你们有这么一对好孩子。”

旺姆彬彬有礼地解释说：“谢谢！这个男孩洛桑是索朗噶伦的，因为从小就和白玛一起玩耍。我的姐姐是索噶的前妻，病故后孩子就一直放在我家寄养，谁看见都说他俩像亲兄妹一样。”

群佩：“占堆啦，恭贺你们，白玛方才已认出我们红教始祖在练‘吞刀吐火’之术用过的宝刀。”

“真的？！”占堆夫妇喜出望外地，“快，请到家里叙谈。”

强巴、群佩随着引路的占堆夫妇走进大门。

占堆的经堂兼客厅。女仆们忙碌的送上茶点，旺姆亲自为两个大喇嘛敬斟酥油茶。

强巴：“请问孩子出生时辰？”

占堆：“正是第11世白玛活佛圆寂时刻。白玛降生时天空出现彩虹，村里人都亲眼看到。”

女仆接过话头：“这孩子可奇了，出生不久，就会双手合十。刚会说话，就喊我是白玛，快送我到山上去，山顶有我的寺院。”

群佩：“此话当真？”

女仆：“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我可向三宝神发誓！”

旺姆：“生白玛前，我正躺在卡垫上似睡非睡，忽然觉得卡垫腾空而起，把我托到一个波浪滔滔的大海边。我高兴地抚摸着海浪，脱去衣服任凭海浪冲洗。突然海面传出山崩海啸的巨响，海水中飞出一个巨大的洁白海贝螺，一直朝我飞来，当时我就吓昏在海滩上……”

占堆：“她从梦中惊醒后，白玛就降生了。”

群佩：“这是吉祥的征兆啊！梦中的海，就是神湖；飞来的洁白海贝螺，她是白玛的圣洁静体转生。”

强巴：“从今往后对孩子要很好地保养，尤为清洁。要禁止外人与灵童接触！”

占堆夫妇：“是的！是的！”

强巴解开僧包，向白玛献上一条长哈达，一尊佛像，七人包干果，还有两小袋“丹对”和“麻尼布”药丸。

蓝天白云。金顶，飘拂的经幡。

寺院前，喇嘛们正洒着红白吉祥图案。几个铁棒喇嘛跟随铁棒大喇嘛跑下石阶，翻身上马，奔向拉错镇。

拉错街头。毗连的地摊、叫卖的小贩、熙攘的人流。

铁棒喇嘛马队走进街头，行人纷纷躲闪。

铁棒大喇嘛坐在马背上：“为迎庆第十一世活佛灵童坐庆大典，宣布如下旨令：各条街道一律打扫干净，路边房前要洒红白吉祥图案。全城房上要插伞、盖、幢、五彩旗帜。当灵童入城时，家家户户要焚烧加有五香面之松柏枝子。”

街道两边行人商贩都弯腰吐舌搔耳应和。

索朗家书房。索朗满脸怒色地训斥儿子与家庭教师。

索朗：“老先生，今后你要给他规定每天要练多少字，”说着顺手拿

起皮手掌，“完不成就用这个打他。”

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勒斯，勒斯。”

洛桑顽皮地偷偷吐着舌头。

占堆喜形于色地跑进书房：“索朗啦，拉错寺迎请灵童的队伍到了。”

“你就老老实实坐在这里练字，回来我要检查。”索朗说完随着占堆下楼。

老先生送索朗、占堆走下楼，返回楼上发现书房空无一人，窗前藏桌上放着笔和写字板。

先生焦急地满屋翻找：“洛桑，快出来！快出来！”

占堆家客厅。土登大堪布与强巴经师向神父神母献哈达。

女仆捧着法衣惊慌地跑进客厅：“白玛不见了！”

众人震惊地：“什么？！”

女仆：“我们打开后楼门锁，去给白玛换法衣，进屋一看窗子开了，人不见了……”

占堆慌慌不安地：“快，派人去找。”

院子里，男女佣人到处翻找白玛。

老先生来到古柳下四处搜巡，无望地坐到树荫下吸起鼻烟。突然停止了抽吸，树上传出谈话声。

“不会的，等他们都走了，咱们又能在一起玩啦！”

老先生急忙站起观望，浓密的柳纱遮拂的枝杈上，白玛和洛桑像对小鸟似地坐在那里。

老先生喊叫着：“好哇！你俩藏到这儿了，快给我下来！”

占堆、旺姆、索朗闻声向古柳奔来。

古柳下，老先生紧紧拽着两个孩子。

索朗气喘吁吁地跑到树前，训斥地：“你这个小畜牲，谁让你跑出来的？白玛她是活佛了，你这样菩萨要降罪的！”

白玛：“我不是活佛！我不是活佛！”

旺姆：“快别瞎说！回家去吧，该换法衣了。”

白玛：“我不换，我不换……”

占堆：“听话，跟阿妈回家去，拉错寺大堪布亲自来接你。你是活佛了，应该回到你的寺院去了。”

“我不去！我不去！我还要和洛桑玩呢！”白玛从阿爸的手里挣脱

出来躲藏到洛桑身后。

索朗：“老先生，把洛桑带回去，给我锁到书房里！”

老先生死死地抓着洛桑的小手往回拽着，洛桑挣脱地：“放开我！放开我！”

占堆抱起白玛转身回走，白玛挣扎地呼救：“洛桑啦！洛桑啦……”

“白玛啦——”洛桑挣扎地哭喊着。

占堆家经堂。旺姆和强巴经师拉着白玛坐在佛像前。

虔诚的信男信女磕着长头拜别。

索朗书房门上锁着藏式大锁。

书房里传出洛桑呼喊声：“开门！开门！开门——”

书房里。洛桑激怒地砸着门。

门外传来老先生的声音：“安静点吧！给你开门也晚了。听，溪卡里多平静，白玛被接走了。”

洛桑侧耳倾听渐渐远去的喇嘛乐队，焦灼地在屋里转来转去，目光突然盯在佛像前的几条哈达上。

书房外。老先生听到书房里一片寂静，高兴地掏出鼻烟壶，忽然醒悟地站起打开门锁，推门进屋。

书房里空无一人，窗前拂动着连结一起的哈达。

奔走的马蹄，幻化成奔跑的脚步。

洛桑在草地上奔跑追赶。

马队在草地上奔走，华盖下白玛不断回首观望。

洛桑在沼泽里奔跑。

马队爬上雪山，白玛泪流满面留恋地回头凝望家乡。

夕照里，雪山下的村落炊烟升起。

残照里，洛桑艰难地爬上雪山顶，山顶一片空寂。

“白玛——”洛桑的呼喊声在雪山间回响。

拉错街头。毗连的屋顶，松烟袅袅，五彩旗帜像万国旗似的随风飘拂。

街头挤满欢迎的僧俗百姓。大路左边站满拿着伞、盖、幢、鲜花、供品和吹着长号、击着皮鼓的喇嘛；右边的俗民穿着新鲜服装，唱着吉祥

歌，跳着吉祥舞，还有藏式腰鼓队，击鼓跳着回旋舞。

喇嘛乐队、仪仗队前导，白玛换上了薰香的红色袈裟坐着八抬大轿进入拉错街头。顿时，鼓声、钹声、号角声、歌唱声合成一片，全城欢喜若狂。

乐队、仪仗队爬上拉错寺的石阶，长长的迎请队伍缓缓地消失在红漆大门之中。

大经堂。强巴经师把白玛抱到法座上，土登带领全寺高德大僧向灵童敬献哈达。

土登、强巴陪同白玛走进大殿。

白玛望着楼廊两侧面目狰狞的护法神，恐惧地紧紧靠在强巴身边。

土登指引灵童分别向释伽牟尼、莲花生祖师、无量光佛三尊巨大佛像献上千盏灯、糌粑做的贡品和哈达。大殿朝拜完毕登上二楼，又向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白度母等神像献上哈达。

大殿举行受戒典礼。灵童被带领到案前向厚厚发黄的经典磕头后献一条五彩哈达。

担任受戒堪布登闭目晃头厉声告诫地：“要严守戒律，不杀生、不撒谎、不淫邪……”

土登睁开眼睛吃惊地：“阿？！灵童哪儿去了？”

老态龙钟闭目合十的三师七证，顿时都目瞪口呆。

喇嘛们慌忙地呼喊寻找。

“在这呢！”经师强巴从一个神像后拽出灵童。

土登脸上露出愠怒。

三师七证忧虑地面面相觑。

“强巴经师，你看多好玩呀！多好玩呀！”白玛无所顾忌地摇晃着手中小精制的瓷猫。

强巴惊喜地：“大堪布，失落多年的大清皇帝赠送七世活佛的御猫玩物，被灵童找到了！”

三师七证发出一片惊喜声。

土登转怒为喜地：“灵童又认出她生前的灵物，神奇呀！神奇！”

强巴拉着灵童回到案桌前：“快，宣誓吧。”

白玛眼睛不停看着瓷猫，机械地背诵：“遵守经典上规定的律条，为众生之事，身体力行。”

白玛宣誓毕，将递上前的金制曼扎、左旋海螺、轮子等受戒酬礼接过去。

大经堂里明灯蜡烛，举行盛大的噶卓。喇嘛乐队击着皮鼓大钵，场上跳着钺斧舞。

白玛眼里闪出几分新奇而恐惧的目光。

海螺号低鸣。喇嘛扎巴们纷纷奔向大经堂。

大经堂。一片黑压压的秃头顶，扎巴们齐声背诵着经文。

白玛小经堂。白玛在佛像前端坐，上登、强巴正副经师站在小活佛两侧。

土登指着发黄的经书：“开卷第一部，是《心经》。”

白玛翻开了《心经》。

强巴指导白玛在写字板上练习写字。

酥油灯下，白玛困倦地闭上眼睛，手中经书滑落，顿时皮鞭飞落身上，眼前出现土登严厉凶狠的脸。

朝霞里，白玛倚在窗前背诵经文。

佛像前，强巴教授白玛占卜。

老喇嘛送来茶点，学卜卦的白玛接过酥油茶喝了几口欲把剩的倒掉，上登慌忙阻拦地：“从今以后剩茶、剩饭都不要倒掉。”

白玛不解地望着土登。

土登：“你现在已经不是凡人了。”

白玛：“……”

土登：“你是活菩萨！是神！”

白玛疑惑地：“我成神了？！真的！”

土登：“真的！今后你的话就是教义。这些圣物，就连你梳落的头发、穿过的衣物，甚至排泄物都是凡人求之不得的圣物。”

白玛不解地瞪目结舌。

土登：“这是真的！你的圣物可以医治百病，救苦救难。”

白玛睁大了惊奇的眼睛，如坠入云雾之中……

幽暗的小经堂。弥漫着嘀嘀哒哒的发报声。昏暗的酥油灯下，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六指人在发报。

铁棒大喇嘛匆匆跑进来：“大堪布，索朗噶伦来了，他说有要事拜见